

毕飞宇文集

这 一 半

毕飞宇 著

孤岛 那个男孩是我 驾纸飞机飞行 祖宗 五月九日和十日
充满瓷器的时代 九层电梯 上海往事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飞宇文集.这一半/毕飞宇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 - 5399 - 1968 - X

I .毕... II .毕...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1498 号

- 书 名 毕飞宇文集·这一半
作 者 毕飞宇
责任编辑 黄小初 王宏波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37.125
字 数 85万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968 - X/I·1854
定 价 68.00元(全四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真正开始写小说应当从1987年的秋天算起。中学和大学时代我也写过一些，不过，那几乎不是写作，而是做贼。我不能容忍自己给别人留下不务正业的恶劣印象，只能在私下里偷偷摸摸。1987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了，一个人来到南京的一所偏僻的学校里任教。由于刚刚从繁重的学业当中解脱出来，除了上课、踢球，作为一个23岁的年轻人，我没有能力处理无穷无尽的时光和无穷无尽的精力。这是一段失重的日子，这更是一段迷惘的日子。经常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说，这是命运。当你百无聊赖的时候，当你一点都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你的面前潜伏了无限多样的可能，而事实上，你最终放弃了所有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顺从了你的本能。本能潜伏在我们的血液中，风雨一到，它势必春暖花开，所以我说，这是命运。到了晚上，同事们都睡了，我睡不着，顺手拿起一支笔，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或凌晨三点。每天都是这样。写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只是一个简单不过的生理行为，我必须依靠写作把无穷无尽的时间折腾完，同时把无穷无尽的精力折腾完，然后，心安理得，洗洗睡。如果允许我打一个比喻的话，那个时候我只是一辆油箱里装满了油的汽车，钥匙一扳就轰隆作响，然而，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没有目标，甚至，没有道路。1987年至1991年，这四五年的光景我就是在写了就退、退

了又写的状态下过来的。无休无止的失败激励了我的功利心，我决定把自己当作赌注，全部押上去。

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花城》1991年的第1期上发表的，这部小说就是这个集子里的中篇《孤岛》。按照我的计划，我本想把我1993年之前发表的小说收集在一起，出一个单独的集子。我产生这样的动机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撇开作品不说，1993年以前的创作是我最为珍贵的创作记忆，因为年轻，更因为自负，也许还因为郁闷和狂妄，我总是挑我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去做。我的创作是那样地仓促和义无反顾，贪大、逞能，倔强、执拗。我想，这也许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它也许是许许多多文学青年共同的经历。非常遗憾，经过重新判断，经过反反复复的挑选，我的作品并不像我当初以为的那样，字字句句闪金光，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小半，几乎凑不齐一本书，我只能把写于1994年的《上海往事》也放进来了。严格地说，《上海往事》不是一部小说，它是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本。因为我不熟悉剧本写作，在样式上，我依然把它写成了小说。我惟一需要补充的是，《上海往事》的写作和我当时的创作并没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它是饶有趣味的一段插曲。

顺便说一句，这套文集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辑的。

毕飞宇文集
这一半
轮子是圆的
冒失的脚印
黑 衣 裳

责任编辑：黄小初 王宏波
装帧设计：八天艺术·阿海
摄影：速加

目 录

- 自 序 · 001
- 孤 岛 · 001
- 那个男孩是我 · 079
- 驾纸飞机飞行 · 089
- 祖 宗 · 097
- 五月九日和十日 · 109
- 充满瓷器的时代 · 120
- 九层电梯 · 133
- 上海往事 · 144

孤 岛

大江在这里被劈成两半。长江拦腰斩断之后，在孤岛的两翼白缎一般因风飘散。顺着江水东去，孤岛像一只负重的灰色巨鳄，吃力地溯游爬行，沿着你的错觉向你森森匍匐。水块厚重，从江底挤出江面时缓慢而又固执，呈蘑菇状簇拥泵突，大片大片浑浑黄黄地旋转。这旋转笨拙、执拗、舒坦，每一刻都显现出固体的傲慢与自负。

天气很好。四月的阳光在大清帝国瓦蓝色天空中摇摇晃晃。几片游云轻抹淡写漫不经心，对天空的主宰有一种毋须过问的自信。远处江面像一张不平整的巨形锡箔，沸沸扬扬折叠着白光。鱼鹰们勇猛地从半空扭转着身躯扎向江面，小鱼在一个狭长的甬道里停顿了几下，随即滑进了一个温热的黑色世界。

扬子岛漂浮在江心，仿佛固体的江浪堆积而成的古墓。出于一种谁也没法弄清的力量，长江水位的深浅向来无法改变扬子岛海拔的高低。未来的地质学家曾经为此大伤脑筋，但远在同治年间就有一位智者发现：扬子岛和地壳没有任何瓜葛。扬子岛在江水之中实证了“水涨船高”的全部涵义。粗硬挺拔的扬

子岛顶破了女性大腿般开叉的江面，暗示着生命实质的原始精神。

公嘴港在阳光的烘照中懒洋洋地宁静。空空荡荡的公嘴港飘拂着团团腥气。几条破旧的渔船被几块石头搁在岸边，拦腰以下布满青黑色的枯苔。几个螺蛳夹在朽洞里，张大了等身的嘴巴，对天空抒发绝望。三四个小孩坐在江滩悬架着的破渔网边，蓬头垢面，凌乱的头发上空一缕一缕的腥气苍蝇一般飞来飞去。一只狗卧在破船的船头，下巴枕在伸得笔直的前腿上凝视远方，目光中透视出哲学思维的哲理深度，随后打了一个非常到位的哈欠。这哈欠暗藏着刻毒的仇恨和狰狞。调整好表情后，狗半眯起眼睛，用长长的红舌对称地舔了舔两侧的上唇，随后把脸上的模样弄得加倍的认真。狗的后半身印着渔网的阴影，使这只超凡脱俗的狗加倍地显得宗教。

狗的哈欠和腥气之间一定存在一种默契，否则江滩上的腥气不会一下子来得如此浓烈。这股腥气在狗的哈欠之后一反常态叫嚣异常，在你的面前披头散发扯野撒泼。强烈的腥气使扬子岛的宁静陡然蕴藏了许多不祥意味，使这种宁静成了一种等待——仿佛酒杯脱手之后坠向石头之前的刹那。

难得的好阳光使扬子岛几乎成了一座空岛，所有的渔人全都蜂拥在三里场渔场。但是——文廷生今天没有下江。

二

他今天没有下江和下面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并不意味着有什么内在关联。许多作家就这样，

他们总是把这个世界弄出许多前因后果来。下面这件事和“他今天没有下江”没有一点关系——但你不能把这件事跳过去。你最好往下看。你要是跳过去你八成是存心想和艺术对着干。

一千年或者一百年前——反正不是德宗皇上爱新觉罗·载湫登基帝国的光绪年间，那时文廷生和熊向魁的破屁股挂钩船还没有停泊公嘴港——江龙王白龙家族发生了一起内讧，白龙王的三太子一怒之下负气出走。你要是属龙的，你一定会知道，龙家总谱有红、黄、黑、白四个门户，分卧珠江、黄河、黑龙江、长江四个水系。一千年或一百年前的内讧，发生在长江水系的白龙家族。白龙家族的三太子秉承了天精地英山灵泽秀，年少气盛，意欲割江而治，独尊一方。他选择了洞庭湖的支流湘江，潇湘女用斑竹皮为他装贴好了龙宫龙榻，并做好了怀孕心理及生理上的全部准备。“不行，”龙王爷回答三太子时用了铁硬的口气，“湘江受天孕已久，将自生一条天龙来，你到时自不是他的对手。”“——你给我岷江！”三太子记起了许多年前遇见过的娥媚女，对父王说：“岷江受地孕已久，你同样不是地龙的手。”白龙王冒着五雷轰顶之灾向爱子泄露了天机，“天龙、地龙为夺长江尊位，必有一番争斗，等他们鹬蚌之争到了尾后，你方可收渔人之利！”三太子年少急功，认定父龙的行径实属“不容他人酣睡”，一怒之下出走龙宫，借了鲟鱼的一张皮甲，从此云游四方。具体的出走日期现已无从考证。历代所有的正、野汗青都没笔录记载，你只能把它理解成所有的神话故事惯用的时间概念——从前。但这件事本身绝对不是神话或者传说故事，这件事千真万确毋庸置疑。不久之后这些事全要在扬子岛得到应验。你要不信你可以找一本《成语字典》来翻翻，“白龙鱼服”这个条款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现在的意义被一些语言学家鱼目混珠，弄得你真伪难辨。

你现在当然不能去翻字典，一件重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这种时候你最好不要离开，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文廷生今天没有下江。

在扬子岛的最高峰，文廷生坐成一块石头。他的宽大额头反弹出四月阳光精亮的光点，浓黑的长辫从后脑一直挂到后腰，远望去使他像一块硕壮的顽石灌注了灵性。三里场渔场的渔船在他视线的那端，遥远得星星点点，像一只只小鱼左晃右动。他的眼睛慢慢眯起来，目光收网似的把三里场的渔船紧紧罩住。

他不是扬子岛人。他成为扬子岛人全因为去年盛夏的那一个神秘下午。真的，这件事要不是有人亲眼看见，你重复八辈子可能都没有人相信。那天下午是文廷生的破屁股挂钩船离开龟瓜沟的第三十一天——龟瓜沟是洞庭湖边的一块弹丸灵地，光绪年间已经产生了一位举人二十一个秀才。文廷生在龟瓜沟落草滚爬长大成人。他听江湖艺人说，顺江水东去，有一块长江金水带，谁要有了那块码头，谁就有了长江水里的金库。要不了三年，你可以踩着光绪元宝铺成的水路回家。文廷生鼓动了外乡人熊向魁和瞎眼先生的独根香旺猫儿，买下了一条破屁股（破屁股是一种渔船的名字，你别以为名字不中听，这种船苗子长，再凶的浪都跳得过去，为了增加稳定性，尾部分成两半，从后面看上去就像你的屁股，分两瓣的）。破屁股踩着楼梯似的江浪，一步一步朝下江踩去。

那个下午是他们的破屁股挂钩船进入江腹的第三十一个下午。天气不算坏，太阳在天空一副县官老爷公事公办的派头。文廷生坐在破屁股的后身，手把舵柄目注远方。江面宽阔，几片白帆翼羽透明。远处细成黑点的飞鸟底下，一座孤岛正黑森森地从江底抬起头颅。“旺猫儿，”文廷生冲着正在舱里瞌睡着的旺猫儿说，“准备卸篷。”

但一样东西很快吸引了文廷生的注意。一根高耸碰及云端的巨大柱体像天空的尾巴立在远处的江面。这尾巴如同一张倒放的硕大喇叭，灰黑色，旋转着歪歪扭扭的可怕身躯，软软飘飘却又迅疾无比地向文廷生威逼过来。大江晃动着挣扎了几下，江水就顺从了这种旋转立江而起，呼啸着向天上倒挂而去。“——龙卷风！”船头上熊向魁的岷江口音被夹在喉管里的恐怖扯得四分五裂，但只一眨眼，那一声七弯八岔的“龙”连同整个破屁股挂钩船，一同发疯似的旋转着上了天……

江浪依旧在江岸边拍打。时间过去了多少已经毫无意义。文廷生隐隐感觉到头皮随着江浪的哗啦声生生发痛。他艰难地睁开眼睛，定了会儿神，意识到自己的头发正缠在斜长在江面的一棵杨树枝上。他吃力地转了转脑袋，几根菹草和茨草正在江边的浅水里顺着江浪颇有节奏地男追女欢。一条孤尾藻根贴在文廷生的唇边，散发出淤泥腐草的原始气息。文廷生吁了口气，断断续续忆起了刚才旋转而去的龙卷风。他重新闭上眼睛，是的，他想歇一下。

在他要闭眼的一霎，文廷生的目光似乎得到了某一种暗示，他闭上眼，狠劲甩了甩头，再瞪大了眼睛，他的头皮似乎被什么东西轰了一下：离他六七尺远的地方，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一双鳄鱼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文廷生几乎叫出声来。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灰鳄静卧在他的对面，冲着自己微笑，眼睛像一个害着眼病的老头，流着泪水精亮精亮地眨巴，尾巴重复着刚才龙卷风的动作，由粗到细作歪歪扭扭的转动。每一次转动灰鳄扁扁平平的额头上痢痢巴巴的蟹壳色硬纹就愈加清晰起来。……在离文廷生的鼻子四五寸远的地方，鳄鱼张开了嘴巴，七零八落的牙齿充满刻毒的笑意。文廷生死死地屏住呼吸，鳄鱼嘴里哈出来的死鱼腥臭像枯瘦的手指一样伸了过来。文廷生

叭地关上眼睛，牙齿咬得脑袋格棱棱地摇晃。

三

用力抿了抿嘴巴，文廷生把目光从三里场收回，在小山颠上站起身来。长长的身影被四月里的阳光簇拥着，在小山坡上曲曲弯弯地挂将下去。他的身影碰及的野花萼葵一个个耷拉下了脑袋，抽了魂似的蔫不拉唧。

公嘴港，你得更名廷生港！

这句带着很浓湘江口音的话在文廷生的门牙上撞了几下，如同一块巨石滚回了他肚子里的某一个角落。他要扬子岛，是的，扬子岛必须是他的。除了他，谁也不配在扬子岛这块宝地呼风唤雨吞云吐雾。他宽宽瘦瘦的脸上表情全都舒展开来，这是他想好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常有的神情，带着天空的恢弘感——也就是几年前旺猫儿算命先生的瞎父亲所说的“天子气象”。旺猫儿的父亲鬼精鬼灵。任何一张脸只要他瞟一眼，总能道出个天干地支黑道黄道来。旺猫儿的父亲一定与上天的某一位神灵有着暗合的契约，认定文廷生具有与生俱来的天子气象。他把自己祖坟上的独根香旺猫儿打发出来，从此在文廷生的身后尽忠尽孝形影不离。旺猫儿从他鬼精灵的父亲那里秉承了晓天知地的鬼气，这与其说是秉承不如说是一种变异——他有一副神奇的胃口，是的，他可以几十天不吃不喝大米或者苞谷，只要有成捆成捆的纸张书籍，任何一本书在他嘴里仿佛山东人手里的薄皮煎饼，脆生生地香甜。——吃完之后就满口胡言，书上说什么嘴里就说什么，梦话也不例外。有一天文廷生听着他说

了一夜的《孙子兵法》，结果是第二天文廷生发现书箱里永远失去了钦定全册康熙版本的古代兵书。两天之后，他从旺猫儿的大便里发现了毛边纸张纤维，但上面的墨迹早已荡然无存。

他需要他！现在！

所以他立即登上了一条小舢板，划向三里场渔场。

你当然明白这两个“他”表示了两个不同的语言意义和实物人体。

旺猫儿站在三里场渔场的破屁股船头。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太阳。太阳正对他做着鬼脸。这鬼脸的不祥意味着立即使他回味起去年夏天不祥的下午。那时旺猫儿正在船舱里打着瞌睡，模模糊糊听到文廷生的吆喝在耳边扯了一把：“旺猫儿，卸篷。”他懒得动，只对船舷拱了拱屁股，重新让困意弥漫了整个大脑，熊向魁的一声恐怖的尖叫之后，旺猫儿咂咂嘴巴，闷闷地觉着自己的体内发生了点什么变化，很仙气，轻飘飘的。直到船体仿佛轰隆一声触了礁，旺猫儿才睁开眼，惊慌地对船头船尾呼唤文廷生和熊向魁的名字。他爬出了船舱，两眼顿时产生一股强烈的眩晕——破屁股挂钩船魔法似的停泊在一座山颠上。

“旺猫儿，旺猫儿！”

熊向魁的岷江口音从不远处飘来——他正坐在一棵大树的喜鹊窝上。

“我们遭龙卷风啦！”

熊向魁在远处喊。他的平静和旺猫儿的失措形成反差。熊向魁念过几天书，只有在他的眼里神奇的事才不神奇。

下山后发生的事比龙卷风更让人匪夷所思。下山后的熊向魁和旺猫儿一度以为自己一下子误入了蛮夷。光绪圣上的皇恩浩荡在这里星影不见，他俩被一群席地而跪的人弄得高大无比。

地上的人们抬起头来，眼睛里散出了惊恐的绿光。那神情使得一向持重的熊向魁也摸了摸脑后的三尺长辫，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或者必须出点什么差错才对得起地上跪着的人们。

“请问……仙家是……”

领头跪地的是一位五十开外的黑汉，粗布圆衫领口紧紧裹着他的黑脖子，两排鱼眼项链挂在胸口的两边，散发出腥臭的目光，腰间缠着一圈黑绢褙膊。

“这是我们……族长……雷公嘴……”

雷公嘴身后一位尖下巴的男人提了提腰间的渔网，打着瘦精精的哆嗦。

太阳对旺猫儿做了个鬼脸转过身去。旺猫儿回过头来，远处金黄色的江面正驶过来一条小舢板。划船的一准是文廷生，旺猫儿从那人额头上锃亮的金属光芒一眼便知。

雷公嘴左手提着双齿叉走在最前头。十几个光着上身的男人阴暗着表情颠在他的屁股后头，雷公嘴裸着上身，腆挂着的大肚子连同胸脯上两块已经松软下来的肉疙瘩，随着他的走动上下抖合。他的奶头只剩下一只，另一只早已经成了瞎头闭眼的刀疤，带着野蛮的表情，闪着亮光。这只已经变成刀疤的瞎奶头是他光绪二十四年光辉业绩的凭证。——这是过去的事，但你以后会明白。

雷公嘴的屁股压住了这块码头之后，雷公嘴几乎没有过亲自出马的先例。没大事，他一般不出门，整天在家里端着他的白银水烟壶——这是他二十年前用三筐上等刀鱼从江心的一条油船上换来的。上头有精镂的双龙戏珠画纹。但今天，他无论如何端

不住那只白银水烟壶了，一顿饭的工夫前，天龙把那只破屁股船从天上送将下来了，他暗暗感觉到自己离黑道已经不太遥远。

“我们还有一个人。”

刚从喜鹊窝上爬下来的熊向魁对雷公嘴说。熊向魁的上江口音使他觉得有点仙气，但雷公嘴还是暗地里松了口气：他们讲的到底也是人话。这使他顿时壮起了胆子。

“雷某一定帮你找到。”

不论是凶是吉，他必须把另一位天客找到。

他是个粗人，可在他提着双齿叉走向江边时，他预感到小岛上的石头会有一天像今天的长江一样卷起波涛。想起这个，他脑后粗大的辫子越发变得沉重。脖子上江猪鱼眼项链也发出了更加不安的气味——这条项链是他在江里浪迹十几年的佐证。也是他能够统霸这个孤岛的可靠凭据。扬子岛是他的命，只要有岛在，这个岛以外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就显得毫无意义。在他的眼里，长江是一个深得无底，一直深到另一个世界的水带，他们不需要外人，就像白鳗不需要听懂狗叫一样，他们所要做的只是打鱼，然后在江水中的某一个地方，把鱼送到一个陌生人的船舱里，再从他们陌生的船舱里换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几条鲫鱼换一把盐，几只母鸡换一块布。他们从来不计较什么规矩，他们凭着他们肉眼对价值的一种直觉，觉得自己不吃亏，就用手彼此拍几下，成了。而下一次的交换，他们固执地以上一次作为准则，以此类推。其实所有的人都一样，都习惯于把自己的第一次作为下一次的准则。

当然，岛上的事，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决定这个岛上大小事宜的，是英名盖世的老板仙起名的“鲟鳞会”，“鲟鳞会”的头人，则是手把双齿叉的雷公嘴。

而现在，整个岛上只剩下了下午龙尾巴甩下来的一串恐慌。

更关键的是他必须亲自找到另一个仙家。

“总爷，鳄鱼！”

雷公嘴身后一只黑鱼一样的手指指向不远处的江面。那只手的指尖睁开了一只小眼睛。

雷公嘴看得真切，那只开张的齿形大嘴正逼近一只双目紧闭的头颅——一只陌生的头颅。

雷公嘴手里的双齿叉“哧”地一声轻响，冲向了蟹壳青色的鳄鱼，如同蛇的舌头“哧”地叉向盯着一只蝗虫的青蛙。

三里场在一步一步向文廷生的小舢板逼近。文廷生已经能够看到旺猫儿横在江面上抽筋痛苦前合后仰的身影了。眼下是捕捉河豚的好节令，开春的日子河豚浮出水面晒太阳，只要你用竹竿一碰，它就气鼓囊囊地漂在水面诈死，用不着你下网垂钩，你只消坐在船头，一只手消消停停地把鱼往舱里拿，比你跟在新娘子后头抢光绪元宝还利索。河豚肉鲜嫩无比，鲜得你舌头在嘴里打哆嗦。但河豚吃不得，眼和血都是剧毒。可扬子岛人不在乎。扬子岛的人不论老幼都有拼死吃河豚的精神，更有拼死吃河豚的精明。天底下，吃河豚成了扬子岛的事。再毒的河豚，到了扬子岛人的手里，就变得如同鲫鱼、黄鳝一样保险可靠。文廷生的小舢板渐渐靠近了捕河豚的渔队，但他突然注意到，渔船不像往日那样三三两两漂在江面，几十条渔船里三层外三层在江中围成了一个圆圈，欢快中夹杂着恐怖意味的叫声江浪一般起伏伏。——出事了！文廷生的脑海里闪过一道雪亮的闪电。——这显然不是平日打鱼的船形。近日来文廷生始终有一个预感，也可以说一种渴望，这世界要出点什么事情。——你很难说得清预感和渴望之间有时谁为因果。